读书笔记

皮埃尔·科隆热撰

《大劫掠》

第二卷 - 埃及远征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著

1. 基本信息

书名 ： 大劫掠—四卷本历史小说。第二卷 《1798-1801 - 埃及远征》

作者 ：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体裁 ： 以纪实和批判为旨趣的历史小说，建立在真实研究之上

版本 ： 定稿修订版，法定送存2026年4月，电子版与纸质版

ISBN ： 978-2-488999-74-8

结构 ： 《声明》，随后是四大章，共分二十八个编号小节

时代 ： 自1798年5月（自土伦出发）至1801年秋（返回法国），另有一段尾声，一直延伸到《埃及志》的出版（1809-1829）

主要地点 ： 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开罗、吉萨、萨卡拉、丹德拉、底比斯、国王谷、阿斯旺、菲莱、罗塞塔、巴黎

系列 ： 承接第一卷（《体系的诞生》）。属于作者关于艺术品掠夺的系列作品（《被盗的房间》《遗嘱是伪造的》《掠夺》）

封面 ： 罗塞塔石碑的复制品，置于光学剧场之中，位于维夫（法国伊泽尔省）的商博良博物馆，2022年7月17日摄（朱利安·佩亚尔）

相关网站 ：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2. 总体介绍

大劫掠第二卷从与波拿巴同船出发的学者、绘图师和工程师的视角，讲述埃及远征。它并不为军事战局本身而作叙述—阿布基尔与赫利奥波利斯两役只占寥寥数页，近乎编年纪事的笔法—而是讲述阴影之下发生的事。一批“专员”和科学家描述、测量、复制、购买、提取，并最终把古埃及打包运往巴黎。全书的主线是一个小说不肯一言断定的问题。学术收集止于何处，掠夺始于何处？

《声明》使全书笼罩在以研究为依托的虚构之下（见第6部分）。小说从亚历山大推进到菲莱，再从罗塞塔石碑写到1801年的投降，英国人在那里转而索取法国人自以为已经保住的东西。德农、若马尔、傅

里叶、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以及几个虚构或鲜有记载的人物，如译员哈桑，或吉萨运河的wakil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轮流承担着这一追问。

3. 逐章概要

第一章—东方整装

从土伦到马耳他。 1798年5月19日，舰队驶离土伦。船上有贝托莱、蒙日、若马尔、傅里叶和德农。贝托莱认为所谓“科学远征”其实是一场“征集行动”。航行途中，波拿巴在“东方号”上宣称，在埃及取走的东西“早已没有在世的主人”。贝托莱低声回答他，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人。 马耳他于6月12日投降。德农阻止了人们摘下卡拉瓦乔的画，但架上绘画仍被运走。小说从一开始就立下规则。凡能搬运的就拿走，事后再加以辩解。

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 7月1日，亚历山大令人失望，因为那不过是一座满是破屋的小城。若马尔测量庞培柱，德农从三个角度为它写生。波拿巴命人将他致“埃及的人民”的告示译成阿拉伯文。从7月6日起，大军穿越沙漠，在阴凉处也有四十度的酷热中行进，而后抵达尼罗河。后来在萨卡拉的集市上，农民向士兵出售小雕像和护身符。德农买了一尊沙布提俑。译员哈桑翻译了卖主的话，在卖主看来那是“他祖先的坟墓”。他翻译了话语，却没有翻译语气。

金字塔战役。 “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俯视着你们”，波拿巴在7月21日向士兵们喊道。学者们被安置在步兵方阵的中央。德农在方阵内部盲画，随后画下以死者为前景的金字塔。穆拉德贝伊退却，开罗于7月24日陷落。次日清晨，若马尔与蒙日、德农一起进入大金字塔。他们遇见一名带走一只圣甲虫的年轻士兵。若马尔预感到这一举动与他们自己的收购如出一辙。区别只在程度。

阿布基尔海战。 8月1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几乎摧毁了法国全部舰队。大军从此被困在埃及。8月14日夜里，得知惨败的消息后，若马尔查看存放在哈桑·卡希夫宫北侧附属建筑里的藏品。他在那里发现二十三只没有标签的箱子，无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他把它们记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对谁也没有提起。归期已变得渺茫。若弗鲁瓦不久便意识到，能带回去的将取决于能够运输的东西。

埃及研究院。 8月22日，波拿巴创立埃及研究院。蒙日出任院长。他以这番话开启第一次会议。“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理解，朋友们。不是为了征服—这件事自有别人干得很好。我请求诸位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若马尔测量孟菲斯的遗迹和卜塔神庙。一位老人在尘土中画出人们如何拖曳巨像。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解剖尼罗河里的鱼。11月初，贝托莱总结了三个月的工作。

开罗起义。 10月21日，开罗起义。炮兵轰击起义者所在的街区，镇压持续了三天。学者们闭门设障，留在研究院里。10月24日，德农出门，在满目疮痍的街头写生。面对一间被洗劫一空的店铺，他想到那些填写清单的专员。“同一个动作，只是少了标准与分辨。在这里叫抢劫，在那里叫采集。”德农与哈

桑一起，看见两名士兵在女店主沉默的注视下搬空一家织工店铺。蒙日对波拿巴说，仅靠武力不足以统治。“占领就够了。对于我想做的事来说。”波拿巴答道。

狮身人面像与墓地。 11月，德农率领一支考察队前往狮身人面像，继而前往萨卡拉，若马尔在那里测量阶梯金字塔。贝托莱研究木乃伊的树脂和纳特龙湖的泡碱。面对与今日的朱鹭毫无二致的木乃伊朱鹭，若弗鲁瓦提醒说，居维叶从中看到物种不变的证据。拉马克则认为三千年太短，看不出任何变化。贝托莱的结论是，两人谁也无法证明。“我们拿走我们以为是知识的东西”，德农在谈到一块花岗岩碎片时写道。

科学论争。 11月16日的会议上，蒙日捍卫尺度，傅里叶捍卫意义。波拿巴裁断。两者都需要。各人报告自己的工作。远征军的译员旺蒂尔·德·帕拉迪阐述了口语阿拉伯语与《古兰经》阿拉伯语之间的差别。“人们先传下来，靠背诵。意义随后才来”，傅里叶由此得出结论。“德农将开路”，波拿巴谈到上埃及时宣布。在一条走廊里，傅里叶问德农是否打算带走那些物品。德农回答说，有些东西必须旅行才能被人看见。晚上，贝托莱提醒波拿巴，出发将仓促进行，只有已经装进箱子的东西才能带走。

第二章—溯尼罗河而上

丹德拉。 1798年12月16日，德塞的师从贝尼·苏韦夫向南开拔。波拿巴交给德农一份四页的清单，并定下他的规则。“法国不劫掠，它挑选、记录、保存。劫掠的是士兵。”德农于1799年1月25日抵达丹德拉，并将在5月重返此地，借着烛光描绘黄道带浮雕。若马尔认为取下黄道带是可能的，但非常耗时（“也许三十年后”）。他发现了军士长奥贝尔保存的清单，仅先头营就有八十多行，并估计仅这一座神庙就有约两百件物品流出，整个远征期间则有两千五百件，“区间下限”。委员会的数学家瓦瑟在神庙庭院里填写他的表格，他认为这个数字“准确，或者接近实情”。“这不是理由”，若马尔回答。

底比斯。 1月27日，远征队在底比斯对岸扎营。在卡尔纳克，若马尔明白神庙的轴线正对冬至日的日出。傅里叶证实他的计算无误。在卢克索，德塞问能否取走方尖碑。每座重达两百三十吨，这个想法被推迟了。德农私自留下一尊镀金青铜的奥西里斯面像，并未申报。一位老人，神庙守护者的儿子和孙子，对他说，每一次，军队都会“拿走石头”。夜里，若马尔发现了哈桑的买卖，他对所有交易都抽取佣金。

国王谷。 1月29日，若马尔对国王谷进行三角测量。若卢瓦注意到，学者们让向导领着看墓穴，又带着军队和笔记本，从而加速了掠夺。在一座墓中，德农取走一卷《亡灵书》纸莎草，随后又从一名士兵手中取走另一卷。“抢在士兵之前拿了纸莎草纸”，他记道。若马尔在日记中写道，收藏与掠夺之别在于去向，而不在行为。次日，在门农巨像前，他确认，只有无法带走的东西才保有它的意义。

阿斯旺。 在底比斯和康翁波之间，若卢瓦看见一名士兵在骡子上扎紧一只口袋，里面露出一块浮雕。2月1日，在康翁波，外科医生布吕扬认出神庙墙壁上的外科器械。出发的清晨，两名士官用大锤撬开圣

殿的一块石板。德塞召来拉谢兹上尉，重申没有书面命令不得触碰任何东西，随后承认这些规则并不充分。纵队出发时，石板消失了。而若卢瓦在附近的一间小礼拜堂里抄录了一段草书铭文。2月2日，纵队抵达阿斯旺。

菲莱。 2月间，德农在哈桑陪同下乘三角帆船前往菲莱。德农本可以让人拆下图拉真亭的几块石块。他放弃了，不是出于顾虑，而是因为他不愿毁坏打动他的东西。2月25日离开阿斯旺后，德农用了九天才到达赫尔蒙提斯。士兵们为一尊小像大打出手，费拉们只有收了三十五皮亚斯特才肯撤去路障。在赫尔蒙提斯，德农用五皮亚斯特买下一块刚从墙上切下的碎片。他回到开罗，但从叙利亚返回的波拿巴在6月中旬已离城前往海岸。

罗塞塔石碑。 1799年7月15日，布沙尔中尉在罗塞塔附近发现一块覆满三种文字的黑色花岗闪长岩石碑。马塞尔和雷热读了它。希腊文部分是一道表彰托勒密五世的法令。马塞尔制作了大量拓片，并将其中一部分寄往欧洲。8月9日，他把希腊文里的“托勒密”与椭圆形王名圈作比较，推断王名圈是一个专名。“你们靠一篇讲赋税的文字，找到了古埃及的钥匙。我喜欢这个”，克莱贝尔总结道。

谈判、胜利与克莱贝尔之死。 8月18日，波拿巴带着德农、蒙日和贝托莱秘密离开埃及。克莱贝尔接掌指挥权。若马尔清点出九十六只箱子，即七十三只登记在册的，外加二十三只仍无标签的。1800年1月24日签署的《阿里什协定》规定部队携带藏品撤离。但1800年3月，基思海军上将拒绝批准协定，若马尔重新清点箱子。少了三十三只，剩下六十三只。克莱贝尔于3月20日在赫利奥波利斯击败奥斯曼人。他于1800年6月14日遇刺。梅努继任。

第三章—学者的时代

最后的几场战役。 梅努接任指挥，并未改变研究院的工作。在6月的会议上，若马尔为文献辩护，反对纪念建筑。他断言应当“用一份更便于流传的文献来取代纪念建筑”。1800年6月25日，一支考察队出发前往塔尼斯和布巴斯提斯。若弗鲁瓦在那里取走六具猫木乃伊。若卢瓦把一具青铜小猫石棺塞进自己的挎包。秋天，他用三天抄完了科普特僧侣不肯出售的一部诗篇集。

三角洲与城市。 德塞于1800年6月14日在马伦哥阵亡的消息，10月初传到开罗。若卢瓦留着德塞1798年12月借给他、他始终没有归还的那把袖珍小刀。在三角洲的塞易斯和布托，没有什么可带走的，因为石块都砌在了费拉的房屋墙里。梅努想把工作转向伊斯兰时期的埃及，双方达成了折中。11月的一个早晨，若卢瓦看见一名士兵在十五秒内从一座科普特人房屋的壁龛里取走一尊青铜伊西斯像。他只能画下空空的壁龛。

农业与灌溉。 1800至1801年冬，孔泰向研究院介绍埃及的灌溉技术。若卢瓦遇见担任吉萨运河负责人已十六年的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并带回七十二小袋淤泥。“我们对他们的土地，和对他们的雕像做的是同一回事，”孔泰说，“我们拿走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称之为科学。”若卢瓦回答，取走淤

泥不会使一块田地贫瘠，但尼罗河不会归还雕像。阿卜杜拉说，文字不能取代千年的实践。他向若卢瓦展示疏浚运河时发现的四块带铭文的石块。若卢瓦把它们画了下来，并带走了最小的一块。

时间渐紧。 1801年3月8日，一万六千名英国人在阿布基尔登陆。委员会决定把一切都复制一份，以保住他们的成果。马塞尔记录自己的购买。若卢瓦让人制作描图。若马尔用九天重抄了他最新的地形测量，若弗鲁瓦则画下自己的物种。在4月的道德辩论中，若马尔把物品分为三类，其中包括取自墓穴和神庙的物品。“那些东西原本属于埃及。我们把它们拿走了。”“我们会留着它们。我们会发表”，若卢瓦总结道，傅里叶承认，不出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从辩护。6月20日，若卢瓦清点出2087幅图稿。

开罗的败局。 1801年6月27日，贝利亚尔谈判开罗的投降。协定允许军队“带着武器和行李”离开，对藏品只字未提。真正会威胁到它们的条款，第十六条，要到9月才在亚历山大签署。傅里叶认为“行李”一词含糊，并去寻找它没有涵盖的东西。6月30日，商人苏莱曼·盖巴尼向马塞尔出售二十二尊沙布提俑、五只圣甲虫和三件金护身符，马塞尔把它们登记在自己的私人清单上。若弗鲁瓦威胁说，如果藏品被没收，他就烧掉。“他们会拿走原件。我们，副本。而副本……它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傅里叶总结道。7月中旬出发，距协定十七天。

下行至罗塞塔。 一万三千名士兵，其中五千名病人或康复者，两百名平民和学者们，在达马将军指挥下离开开罗。第一天，一支奥斯曼巡逻队以埃及的名义索要箱子，达马将其打发走。一名被上了镣铐的里昂逃兵向若弗鲁瓦吐露，他不想看到与英国人之间将要发生的事。第六天，一场沙暴袭向纵队，第七天，他们遇到科普特难民。第十一天，两名英国军官想检查行李，达马拒绝了。纵队走了十二天，于7月底抵达罗塞塔，带着六十三只箱子。学者们随后经海路前往亚历山大。

第四章——溃败与归程

大型古物。 1801年9月3日，汉密尔顿和克拉克前来接收藏品。克拉克清点了六十三只箱子。9月4日，大型古物登记入册。它们是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一尊阿蒙大祭司像、一只巨大的拳头和若干石碑。罗塞塔石碑遍寻不见，先被暂时登记，当晚又在梅努的行李中找到。傅里叶不否认这项权利。他只是请求历史记住，这些物件是委员会发现的。若卢瓦意识到，大不列颠在这里所做的，正是法国在意大利所做的。这条链条很长。

得以保全的收藏。 科学仪器被认定为个人财产。9月9日，克拉克伸手要若弗鲁瓦的藏品时，后者威胁要放火烧掉自己的箱子。克拉克退让了。汉密尔顿同意委员会出版其图稿，条件是寄一份给大英博物馆。小件古物对半分配。法国人留下若干动物木乃伊和一具人类木乃伊，英国人得到最好的王室或贵族木乃伊。马塞尔保留他的拓片。若卢瓦保留他的图稿，钱币也留给学者，只有十五枚左右除外。

掠夺的伦理。 9月18日，汉密尔顿独自来吃晚饭，并宣布奈科坦尼布的石棺次日起运。若卢瓦回答，一百年后，一个埃及人将不得不去伦敦才能看到它。若弗鲁瓦提醒说，并不是埃及邀请了他们。傅里叶问，倘若有一天埃及索回自己的财物，大英博物馆会作何回答。“我无法为下个世纪作出承诺”，汉密尔顿回答。

9月22日，商人马哈茂德·塔维勒索要据称被人偷走的八尊小像。汉密尔顿拒绝归还，商人只要求记下他的名字。会议记录当晚签署。

告别。 9月的最后几天用于打包。若卢瓦完成了他2087幅图稿的索引，箱子于9月27日封好。10月31日，学者们接到登船命令，汉密尔顿把通行证交给若卢瓦，并说了这样的话。“我也祝您善用您带走的东西。”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11月1日，若卢瓦向亚历山大的一位谢赫道别，随后开始登船。他把自己的铜筒留在舱房里，放在铺位上方。

横渡。 头几天海面汹涌。若马尔发现，大金字塔的底边东西向比南北向略长。他提出，建造者考虑到了地球的尺寸。这一假说令他既兴奋又害怕，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失传的知识。傅里叶撕掉了十一份序言的开头，才决定从尼罗河写起。船于11月10日停靠瓦莱塔，那里飘扬着英国旗。11月17日，法国出现在眼前。

回到法国。 1801年11月19日，船在土伦锚地下锚，距出发已三年零六个月。委员会的箱子被当作一批面粉来处理。傅里叶起草了官方报告，只在附录的一则说明中提到损失。12月8日在巴黎，没有游行，也没有接待。12月15日，傅里叶在杜伊勒里宫被波拿巴接见，后者把《埃及志》变成了一项国家工程。1802年2月任命了编纂委员会，孔泰成为总专员，傅里叶保留了历史序言的撰写。1802年11月，德农被任命为中央艺术博物馆总馆长。委员会约有三十名成员死在埃及。

工作开始。 回国一年后，若马尔在克鲁瓦-福班街的房间里誊写他的测绘。《埃及志》预示着一项浩大的工程，有894幅图版，约四百名雕版工，并于1809至1829年间陆续出版二十三卷。叙述者用一句话概括了结局。“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傅里叶删去若卢瓦在条目中的抒情句子，后者又把它们补上。他们让两种语调并存。1802年12月31日，若卢瓦望着他的二十三个铜筒，走到街上看猎户座，然后回屋继续写他的卡尔纳克条目。第二卷以未来战役的威胁收尾。对卢浮宫里的德农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

4. 主要人物

多米尼克-维旺·德农 *（绘图师，后来的博物馆馆长）*

小说上半部的核心视角。他把金字塔画成以死者为前景，从马耳他救下卡拉瓦乔，并在国王谷取走纸莎草。他于1799年8月随波拿巴离开埃及。

拿破仑·波拿巴 *（总司令）*

既遥远又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交给德农一份四页的清单，并提出正当性的“三个层次”（见第5部分）。他于1799年8月18日秘密离开埃及。

加斯帕尔·蒙日 *（数学家）*

埃及研究院院长。他捍卫尺度，反对傅里叶所要求的意义。

克劳德-路易·贝托莱 *（化学家）*

称这次远征为“征集行动”。研究防腐树脂、泡碱和化学平衡。

让-巴蒂斯特·傅里叶 *（数学家）*

意义与综合的声音。组织对各项成果的系统复制，并撰写《埃及志》的序言。1830年去世。

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 *（工程师兼地理学家）*

观察，测量，计算。捍卫王名圈的假说和古迹大地测量学。

普罗斯珀·若卢瓦 *（工程师）*

委员会的工程师和绘图师。抄录，描摹，并在1801年面对英国人捍卫自己的笔记本和图稿。

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 *（博物学家）*

动物学藏品的捍卫者。他面对英国人威胁焚烧自己标本的一幕，是小说的精彩时刻之一。

让-约瑟夫·马塞尔 *（东方学家）*

罗塞塔石碑拓片的作者，也是一份有162个条目的登记册的作者。物品被没收时，他留存了痕迹。

路易·德塞 *（将军）*

上埃及的征服者，他率领纵队向南。在马伦哥阵亡。

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 *（将军）*

波拿巴的继任者。1800年6月14日在开罗被苏莱曼·哈莱比刺杀。

瓦瑟（委员会的数学家）

在丹德拉，他在露天填写官方征集表格，这使得收集有别于士兵的掠夺。若马尔仍持怀疑态度。

尼古拉-雅克·孔泰 *（工程师兼发明家）*

向研究院介绍埃及的水利。1805年去世。

哈桑 *（译员）*

开罗的译员。他翻译，从买卖中抽取佣金，目睹一切却无力行动。小说里许多埃及人的话语都经他之口传出。

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 *（吉萨运河的wakil）*

灌溉知识的持有者，他提醒说，文字不能取代经验。

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与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 *（汉密尔顿为英国专员，克拉克为古物学家）*

他们于1801年援引投降协定第16条，索要大型古物。

梅努 *（将军）*

克莱贝尔之后的指挥官，皈依伊斯兰教，他固守亚历山大，直至1801年投降。

奥贝尔、马哈茂德·塔维勒、苏莱曼·盖巴尼、里昂逃兵 *（虚构或鲜有记载的人物）*

这些人物的历史依据在文本中并未确立。他们替史料所沉默的东西发声。

5. 主要主题

收集与掠夺，是名称之别而非举动之别

整个第二卷都系于德农在开罗起义时说出的那个想法。举动相同，只有名称不同。波拿巴所主张的区分（士兵掠夺，法国挑选）被重新提起、讨论，并经受事实的检验。

正当性的三个层次

波拿巴的四页清单、学者们的许可，以及面对士兵时的无能为力，构成一架层层递进的辩护阶梯。学者自以为保住的，将军下令，士兵带走。

重量决定了什么得以离开

小说把文物的取舍化约为搬运问题。被移动的，就是可移动的。决定什么离开埃及的，是重量，而非价值。

物与信息

面对损失，学者们成倍增加复制品、图稿、描图和拓片。第二卷的后半部分，从提取物品滑向了捕获知识。

本地知识与学者知识

法国工程师从wakil那里学到，文字不能取代实践。小说展示学者们依赖一种他们声称只是在收集的知识。

服务于占领的科学

研究院、工坊、地图。科学是法国存在的工具之一。书中并不谴责它，却表明它正在效力。

失语的埃及人

埃及人的话语几乎总是经由译员转述，在小说中很少出现。这种沉默本身也是一个主题，因为遗产的所有者并不在委员会中就座。

被掠夺的掠夺者

最后一章展示英国人转而夺走法国人曾夺走的东西。劫掠的逻辑并不止步于某一个民族。

6. 有据可查的部分与虚构的部分

事件框架建立在可证实的事实之上，其中有阿布基尔海战、埃及研究院的创立、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克莱贝尔遇刺、赫利奥波利斯的胜利、亚历山大投降协定第16条、与汉密尔顿和克拉克的对峙、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威胁、德农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以及《埃及志》的出版。人物、场景和对话则可能出于想象，正如《声明》所说明的。

有一处仍模糊不清。若马尔在阿布基尔海战后瞥见的二十三只无标签箱子，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仍是一个谜。虚构或鲜有记载的人物的历史依据，已在第4部分中指出。

7. 重要引文

“波拿巴称之为科学远征，贝托莱在私人笔记里则称之为——也更为确切——征集行动。”

“同一个动作，只是少了标准与分辨。在这里叫抢劫，在那里叫采集。”

“收藏与盗掠的区别，是去向的区别，而非行为的区别。我们为巴黎而收藏，他们为自己而盗掠。国王谷分不出这两者的不同。”

“不是价值，不是历史意义，而是重量。”

“他们会拿走原件。我们，副本。而副本……它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

“回答的不会是我。会是另一个人，在另一种情势之下。我无法为下个世纪作出承诺。”

“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

8. 批判性分析

优点

- 一个清晰且贯穿始终的论点。收集与掠夺之间的区分，在事实面前受到检验。
- 密实的历史材料，通过具体的情节得以呈现（国王谷、罗塞塔、若弗鲁瓦的威胁）。
- 有力的场景，其中有马耳他、吉萨之夜、汉密尔顿的晚餐，以及火绒打火器的威胁。

- 克制的语调。小说陈述多于谴责，把判断留给读者。

局限与需要留意之处

- 这一论点由众多人物道出，因而极易读懂，却也造成重复。
- 叙利亚战役被缩减成几句零散的话。这一选择可以理解，但省略显得突兀。
- 埃及人几乎总是经由译员转述。这一手法意味深长，却使他们始终处于次要位置。
- 第四章充斥着说明性的对话，它们陈述道德结论，却不让人亲身体会。
- 1799年8月之后，重心从德农转到了若马尔、若卢瓦和傅里叶（德农直到接近结尾才再度出现，即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时），这削弱了后半部分的平衡。

9. 结论

大劫掠第二卷是一部道德清点的小说。它追随学者们的埃及，以表明收集与掠夺的区别在于去向而非举动。全书围绕一个存在感极强的论点构建，后半部分节奏有所转变，它以具体的场景和克制的文笔守住了这一论点。它最后的教训也最令人不安。法国所取走的，英国人转而从它手中夺走，而埃及人，只是要求记下他们的名字。

文体分析

皮埃尔·科隆热撰

《大劫掠》

第二卷 - 埃及远征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著

方法导论

本研究以大劫掠第二卷（《1798–1801 - 埃及远征》）为对象。研究仅限于这一卷，关于系列的评述只对它有效。我们在其中考察一部将形式服务于道德问题的小说的语言、叙事结构、修辞手法、语体和语调。词汇与句法分析建立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辅以若干统计，其中的数字很少，仅作为数量级给出。所有引文均已对照原文核实，并放回其所在的章节。

小说选择的是调查式而非抒发式的写作，由短句、数字、清单和格言构成。读者在其中被当作见证人，而非旁观者，这解释了清点和文献所占的地位。

1. 多焦点小说—视线的接力

叙事没有唯一的主人公。德农的视线主导上半部。1799年8月他离开之后，若马尔、若卢瓦、马塞尔和傅里叶接过接力棒，德农直到接近结尾才再度出现。焦点的这一变换使小说得以从观看过渡到测量，再从测量过渡到复制。

叙述者置身人物意识之外，以人物所不知道的东西补充其视线（为此使用的结构在第5节中研究）。其效果是双重的。它为场景增添反讽，并提醒人们学者的视角是片面的。

> *“上了船，它会死的。”*

第一章，第1节—德农在马耳他的卡拉瓦乔画前。

2. 作为形式的清点—数字、尺度、清单

小说把数字变成文学材料。箱子从96只减到63只，损失就读在这一减少之中。若马尔在丹德拉的估计（仅这一座神庙约200件物品，整个远征期间则为2500件，“区间下限”）和马塞尔的登记册（162个条目），仅凭账目就营造出一种张力。悬念不在情节，而在结算。

这种写法让读者感受到事物的真实重量，正如小说自己所宣示的法则。决定什么离开的不是价值，而是重量。

3. 两种语言体制—表格与感官

文本在行政体制（清单、表格、会议记录、条款）与感官体制（光线、石头、双手、夜晚）之间交替。前者枯燥而具权威。后者给予读者他在表格中失去的东西。这种对照是一种手段，因为它显示了程序所抹去的东西。

抄写、测量和绘图的场景，是两种体制相接之处。语言正是在这里获得最大的效能。

4. 词汇分析—词语、语体与修辞

一个枢纽动词。 “拿”是本卷负荷最重的动词。它为所有人所用。傅里叶“拿起笔”，克拉克“奉命接收阿拉伯手稿”，哈桑“从中分得一份”。攫取的含义不在动词，动词始终未变，而在说话的人。“拿”是一个总括词，小说所对立的那些词都归于其下，一边是掠夺，另一边是收集、挑选与提取。孔泰在若卢瓦面前由此得出结论。

> *“我们对他们的土地，和对他们的雕像做的是同一回事，他说。我们拿走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称之为科学。”*

第三章，第3节—孔泰对若卢瓦。

委婉语与名称之争。 小说展示词语如何接力来指称同一个举动。“盗墓者”“盗掠”这类词几乎总是指别人，指古代的盗墓者（“盗墓者早已来过”）、费拉、士兵。学者们只在言谈或私人文字中用它们指自己，比如德农在日记中（“在一条幽暗的甬道里，盗墓者与学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每个时刻都有它的委婉语。“提取”是实验室和工地的词，“没收”是第四章的词，当英国人援用一项条款时。贝托莱总结了这场争斗（“波拿巴称之为科学远征，贝托莱在私人笔记里则称之为—也更为确切—征集行动”），其中插入的“也更为确切”把他的说法呈现为一种更正。恰当的词，“夺走”，直到最后才出现，由叙述者加以强调（“它曾夺走的东西—这个词是准确的，无论辩解如何—则在伦敦”）。

从绘图到箱子。 词汇讲述了全卷的运动。视觉与描绘的动词（看、画、测量）主导前几章，而包装与移交的词（箱子、藏品、登记册、没收）则充斥最后几章。同样，在需要清算的时刻，武器的词汇让位于专家、专员和程序的词汇。小说由此从目光走向会计，词汇先于叙事留下了这一痕迹。

四种语体。 行政语体（“协定”“第十六条”“通行证”“会议记录”“暂记”）枯燥而具权威。它喜欢意义极宽的词，如投降协定中的“带着武器和行李”，笼统到每个阵营都能往里放自己想要的东西。纪念碑式语体属于面对军队的波拿巴（“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俯视着你

们”），时间在其中被拟人为观众。口语和反讽的语体属于蒙日（“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理解，朋友们。不是为了征服—这件事自有别人干得很好。”）和克莱贝尔，后者面对罗塞塔石碑，以一句口气直率的“我喜欢这个”作结。最后，编年纪事的语体主导战役的叙述，短句、日期和事实。人物之间的区别在于语体，而不在句法。

精确与审慎。 底色是具体的（“箱子”“手”“石头”“笔记本”），技术术语（“花岗闪长岩”“泡碱”）很少，且只放在对象所需之处。数量大多以文字写出（“整块的巨石，高二十点五米，重近三百吨”），这使数字成为一个普通的词，并融入句子的节奏。不确定性用精确的词汇表达，如若马尔的笔记（“数量级两千五百件。区间下限。无法核实。”）。评价性的形容词几乎不见，情感通过行动而非修饰语流露。

词语的修辞。 小说很少使用隐喻。一旦出现，也是视觉而克制的，比如那些木乃伊裹布碎片“撒在石灰质的地面上，宛如一层褐色的雪”。它更偏爱意义与声音的游戏。法文的“monument”与“document”（“用一份更便于流传的文献来取代纪念建筑”）几乎押韵，又彼此对立，因为纪念建筑不动，文献却能流传。法文的“colonne”既指行进的纵队，也指神庙的圆柱，还指数字的纵栏，这使科斯塔兹得以翻动纸页，“手指停在重量那一栏上，如同在读一份掠夺的清算”。法文的“commission”从学术机构转到英国的专员（commissaires）身上，正当性随之转移。最后，交错配列极为含蓄，将形容词交叉（“埃及的泥土，装在法国的帆布袋里”），使来源与容器互换了国籍。

5. 句法、句式修辞与语调—学者与士兵的句子

第二卷的句法建立在简短、省略和几乎完全摒弃逻辑连接词之上。它产生一种语调，朴素、克制、乐于反讽，这是全书的标志。

笔记本式的句子。 许多叙述句没有完整的谓语动词。它们是模仿笔记本写法的片段，测量（“七十五米。”）、状态（“水流和缓。”）、存疑（“或许什么也没有。”）或决定（“决定不取。”）。最后一个例子连主语也省去了。决定者在其中隐去，不予拿取的决定与其他数据一样被记录在案。叙述者和人物就这样以同一种语体书写，即记录的语体。

堆叠与连词省略。 最长的句子是列举或关系从句的堆叠。它们不做从属，只做添加。介绍译员旺蒂尔·德·帕拉迪的那一句接连用了三个关系从句，最后一个通向未来（“白天为波拿巴翻译，夜里编写一部阿拉伯语-法语词典，而这部词典他永远也无法完成”），而白昼与夜晚之间的对称，给了这位译员的生活一种宣判般的形式。在第二章中，一个长句以单纯的名词短语依次呈现集市上的物品（“彩绘木质的沙布提俑，表现荷鲁斯、伊西斯、阿努比斯的釉砂小像，各种大小的圣甲虫，石质护身符”）。逗号在这里取代了动词，而没有次序、没有等级的清单，模仿了物品在手与手之间的流转。

并置，或“因为”的缺席。 法文原文里，“car”（因为）一词在四章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而“donc”（因此）几乎也没有。逻辑联系读在两个句子之间，而不在连接词里。“自阿布基尔之后，已没有正常的邮路。他还是写了。”并置了不写的理由和写的事实，而“还是”承担了让步的作用。“他还是在寻找。这就是他害怕的方式。”把原因置于结果之后，却不自称为解释。这一手法赋予叙事会议记录般的干涩，把结论留给读者。

“……的，是……”句式。 这种把句子切成两半的句式，以一个“……的”短语起头，再以“是……”交付所预告的内容，是叙述者最爱的修辞。它主要用来说明某个人物没有看见、没有说出或没有翻译的东西（“他没有译出来的，是语气”“蒙日在方阵内部看不到的，骑在马上的军官们却看得见”）。内容并非一开始就被点明，而是被扣住，然后交付，句子的形式再现了那条躲闪的信息。这是一种悬念手法，经营着揭示的效果。同样的句式也用于总结。在尾声中，它把法国所保留的与它所拿走的对立起来（“法国真正从埃及留住的，是一百六十七个头脑，以及他们所创作的八百九十四幅图版”）。

> *“若马尔没有说出口的—自离开亚历山大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曾说起的—是这一假说让他既兴奋，又害怕。”*

第四章，第5节—横渡。

没有“但是”的对立与更正。 不少格言以一个句号并置一个否定与其反面（“它不是一处废墟。它是一位邻居。”）。德农在日记中的那句话（“我们为巴黎而收藏，他们为自己而盗掠。”）依靠两个同一模子的分句，只有由“为”引出的补语变了，也就是去向。他的对立句（“他们拿走他们以为是财宝的东西，我们拿走我们以为是知识的东西。”）只改变了人称代词和最后一个名词，同一个举动因寥寥几个字的挪动而变成了它的反面。以“不是”起头的一连串短语（“不是价值，不是历史意义，而是重量。”）以否定为肯定做铺垫，而递进止于一个单独的词。

平行、重复与省略。 文本喜欢对称的句子，同一个动作在其中依次传递。“罗马人劫掠神庙来造自己的建筑，阿拉伯人劫掠罗马人的建筑”，把各个民族串在一起，如同翻动年表的书页，每个新的主语都接过同一个动词。重复则产生相反的效果，一种情感的收紧。若马尔用目光寻找那个带着釉砂猫的士兵，却没有找到，随后首语重复接过了句子（“那个人是存在的。那只猫是存在的。就在这两千五百之中的某处”）。这两个形式相同的句子，重新确认了一种存在，而数字刚刚把它抽象掉了。

权力的句子。 当权者以短句和回避的方式说话。“占领就够了。对于我想做的事来说。”以动词作主语，由此抹去了一切施动者，然后把真实的内容留在一个单独成句的“对于……来说”短语里，所指的“我想做的事”始终含糊。“无法”成了拒绝的说法。波拿巴用它来开脱（“士兵们塞进背包的东西，我无法阻止”），汉密尔顿对傅里叶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无法为下个世纪作出承诺”）。当权者

所表现的无能为力，是不负责任的句法形式。波拿巴对法国与士兵所做的区分，同样靠动词的算术来完成，法国三个，士兵只有一个。

> *“法国不劫掠，它挑选、记录、保存。劫掠的是士兵。”*

第二章，第1节—波拿巴对德农。

标点与对话。 省略号几乎都出现在对话中，出现于坦白的时刻（“而副本……它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感叹号极其少见，以至于十分醒目，并且只用于学者们的热情（“同一个问题，朋友们，同一个问题！”）。插入语借助破折号，把叙述者的知识带进人物的句子（“他没有说出口的—几年后，他才在为《埃及志》所作的笔记中写下来—是这种不对称”）。在对话中，引述动词几乎总是“说”，插入语常常在第一段话之后切断台词（“我们的藏品呢？若弗鲁瓦说。它们怎么回去？”）。主语置于句首，再由“它们”重提，就像人们说话那样。

编年纪事的节奏。 在动作场景中，法文原文的叙事转用简单过去时，并把句子缩短到倒计时。“他们全速冲锋了三百米。德塞的方阵在等待。二百五十米。”冲锋以米来计量，一如这本书里的一切，而最后那个没有动词的片段，比任何评论都更能让人听见方阵的等待。

克制的语调。 叙述者避免带情感的修饰语。情感通过细节、停顿、举动流露。回到土伦时，若卢瓦“没有俯身亲吻大地”，这个对预期举动的拒绝，比一句抒情的话更能说明他的状态。当痛苦最深时，它采取陈述的形式（“在纸页上，这个数字没有分量。可它指的却是两千五百件东西”），其中“没有分量”与“可它指的却是”之间的对立，令人想起支配全书的重量法则。

曲言与反讽。 叙述者的反讽含蓄，借助曲言和让步。在关于伦敦和巴黎的总结之后，“这份慰藉并不微薄”可以有两种读法。对汉密尔顿答复傅里叶的评价，是由逗号隔开的两个形容词（“它是诚实的，也是不充分的”），后者几乎抽走了前者的全部价值。德农的坦白（“我们与他们相似，正在于此”）用了同样的机制，一个低声说出的比较。语调因此始终是节制的，它暗示多于谴责。

格言、收束、叠句。 简短的格言置于段末，采取更正、对立和缩略三种形式（“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它的定期回归赋予全书记忆的力量，并充当其标志。它起着叠句的作用，却近乎矫饰，正如第11部分的局限所指出的。

6. 为了不遗忘而书写—笔记、信件、副本

几乎所有人物都在书写。德农写日记，若马尔写笔记，马塞尔写登记册，傅里叶写序言。小说把书写当作对预告中的损失的回应，把复制当作兼具道德与技术意义的举动。

“而副本……它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这句话凝练了这一想法。它也为结尾的反讽做了铺垫，因为得以保住的，是那些能装进卷筒里的东西。

7. 被中介的他者之声—译员与转述话语

埃及人几乎总是通过哈桑或另一位译者说话。占主导的形式是转述话语（“他说……”“他说他明白”）。这一手法是一种修辞，因为它让人感到，他者的声音并未被直接听到。

最有意义的一段，是马哈茂德·塔维勒在刚被拒绝归还小像之后，要求记下他的名字。是他的儿子翻译的，请求获得通过。这是埃及人的声音难得获得登记的时刻之一。

> *“他说他明白。他还说，无论如何，请记下我的名字。”*

第四章，第3节—掠夺的伦理。

从间接引语到直接引语的滑移，是这一场景中核心的句法效果。动词“说”在两句话中重复三次（“他说……”“他说他明白”“他还说，无论如何，请记下我的名字”），随后最后一个分句脱离了间接话语。祈使句“请记下我的名字”没有像转述规则所要求的那样改成“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引号框住。商人的话在转述形式刚刚使之保持距离的那一刻穿过了中介。“无论如何”这一让步的说法，用四个字说出了一无所获者的坚持。小说也点明了中介所删去的东西。在第一章，哈桑曾准确地翻译了费拉的话，而“他没有译出来的，是语气”。

8. 物质与举动—石头、手、光线

小说留意物质，从花岗闪长岩到纸莎草，从淤泥到树脂和泡碱。手（抄写员、织工、灌溉者的手）在其中是知识的所在。“手知道”这一说法确立了一种学院所没有的身体性知识。

光线起着标点的作用，有守夜的灯、尼罗河上的黎明和吉萨之夜。它标记场景的出入，给叙事以呼吸。

9. 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预叙与编年纪事的语体

叙述者超出了人物的意识。他预告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卡德纸莎草、阿斯旺大坝，给场景以历史的纵深。这些预叙把文本写入当今文物归还的记忆之中，却从不点名。

对于阿布基尔和赫利奥波利斯的战役，他转换语体，采用编年纪事的语调，句子更短，有日期，有事实。这一转变表明，军事史并非对象所在，真正的场景发生在别处。

在法文原文里，叙事的时态是背景与未来的时态。叙述以未完成过去时为主，它承载背景、习惯与清点，而极少出现的简单过去时则标记短暂的行动（“他还是写了”）。预叙的时态是过去将来时。法文的“Elle mourrait sur un navire”（即“上了船，它会死的”）用条件式让人物留在自己的当下，同时向读者揭示等待着它的事。这种条件式在第四章更为频繁，未来集中在这一章（方尖碑“于1836年竖立在协和广场”，若弗鲁瓦与居维叶的争执）。“对在卢浮宫的德农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战事即

将重启”用了两个未完成过去时，第二个是“将要”式的迂说形式。限制结构“只……”同时说出了已发生之事的短暂和将至之事的广大。在最后一句（“而随着战事而来的，是藏品”）里，没有动词，单靠并列就使藏品成为战事的后续。

10. 节奏、守夜与整体结构

各节常常结束于一个举动、一阵沉默或一份等待（到接近结尾处，则结束于一盏灯和猎户座星群），叙事因而分阶段前进。节奏在长场景（丹德拉、汉密尔顿的晚餐）与编年纪事的缩略（叙利亚战役）之间摆动，避免了清点的单调。

结构是环形的。小说从土伦的码头开篇，在巴黎收束，若卢瓦在那里于同一片猎户座下，也就是金字塔上空的那片星空下，重新拿起卡尔纳克的条目，随后这一卷以波拿巴和德农收尾。结局保持开放。“对在卢浮宫的德农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战事即将重启。”

11. 文体上的局限

- 转述话语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它使埃及人的声音保持距离，而它以同一形式的反复回归，降低了句子的多样性。
- 收束式的格言常置于段末，成了一种可预见的手法，近乎矫饰，因为有些场景结束于读者早已猜到的一句话。
- 关于“取”的词汇仍然十分狭窄，“拿”“掠夺”和“收集”不断回返。这种重复成就了论点的力量，却减少了词语的多样性，而这一现象本可以有许多别的名称。此外，小说极少使用评价性形容词，这保住了干涩，却使被描述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色彩。
- 动词的省略在对话中极为普遍，最终使学者、将军和商人都带上了同一种腔调，而他们的立场其实彼此对立。“因为”和“因此”的缺席，同样使人物的论证显得比应有的更为划一。

结论

大劫掠第二卷建立在一种调查式的写作之上，它计数、测量、引用并更正。它的首要品质是形式与题旨之间的一致，因为清点既是主题，又是方法。对全文的梳理在词与句的层面上印证了这一点。词汇围绕一个毫不起眼的动词展开，“拿”，并从绘图滑向箱子。句法取消逻辑连接，大量使用无动词片段，并把“……的，是……”句式留给人物所不知的事。格言频繁出现，充当叠句，而这本书在让物品和沉默自己发声时最为出色。

> *“又不是埃及邀请我们来的。”*

第四章，第3节—若弗鲁瓦在汉密尔顿的晚宴上。